

川菜打牙祭——包席設宴



飲饌短歌

吃吃君

IG: mrchichi1988

榮樂園。

圖源：《中國名菜集錦》

舊時成都，吃炒菜便飯可去市井小館，還可自備菜蔬，店家只收料理費。這些館子的菜式小份收四分錢，中份收六分，故以「四六分」概稱之。但要包席設宴就要去高級館子了，譬如正興園及各色南館。南館即南堂館子，是以蘇浙菜為底融合當地特色的一類高級餐廳。

傅崇矩的《成都通覽》中言「席面之講究者，只官正興園一處」。正興園由滿人關正興於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創辦，是當時成都首屈一指的包席館。包席館是承辦宴席的高級餐廳，亦可承接到會。

正興園有名廚如戚樂齋、貴寶書（關正興之子）等，其以魯菜為底，兼收各色南館特長，有眾多南北擁躉。如後來擔任四川勸業道的諸暨人周善培（一八七五至一九五八），其對正興園有重要影響。正興園出身的名廚藍光鑒（一八八三至一九六一）曾云「正宗川味，是集南北京調高手所製的地方名菜，融會於川味之中」，正興園便是這樣一處所在。

清季民初，時局動盪，正興園於一九一一年結業。當年年底，藍光鑒在師叔戚樂齋的資助下，於現成都東風路創辦了榮樂園（一九三三年遷至布後街），繼承了正興園的衣鉢。不同於正興園，榮樂園是固定地址的包席館，而非行館。藍光鑒師從關正興（坊間傳言他師從貴寶書，但藍氏後人表示此為訛傳），進入正興園前還在萬里橋著名南館枕江樓做過學徒。

榮樂園是近代川菜定型的重鎮，且培養了諸多名廚。孔道生（一九〇〇至一九八五）及張松雲

（一九〇〇至一九八二）便是藍光鑒嫡傳。一九四八年秋，榮樂園結業，旗下廚師分流去了不同餐廳。

孔道生先在群力食堂工作，一九五八年去了新開業的成都餐廳。他在成都餐廳有個得意門生，後來成為名廚，便是鄧華東師傅的老師陳廷新（一九三八至二〇〇五）。鄧華東師傅一九七七年入行，先在四六分館子磨煉了小煎小炒功夫。八十年代初成都市飲食公司組織年輕廚師學習傳統川菜，遂拜入陳廷新門下，系統學習了傳統川菜和宴席操辦。鄧師傅師承榮樂園正宗，對南堂包席有深刻到位的理解。許多經典名菜在他手下重出江湖，讓新時代的食客得以一覽南堂川菜真容。他在上海的餐廳取名南興園，指的便是對南堂川菜和正興園的傳承。

川菜包席的講究多來自魯菜為底的官府菜。東京四川飯店創始人陳建民（一九一九至一九九〇）著有《中國料理宴席料理》一書，較為詳盡地介紹了川菜宴席。清廷雖無舉辦滿漢全席的正史記載，但清末民初成都的達官貴人舉辦過數次全席，藍光鑒曾隨關正興參與全席的製作。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在藍光鑒的指導下，成都飲食公司根據孔道生和張松雲兩位師傅的口述，記錄出版了《滿漢全



▲南興園。

鄧華東師傅供圖

席》菜譜，是珍貴的史料。

滿漢全席菜品繁多，流程複雜。較滿漢全席簡略一等的有三疊水席，此席午間開始，深夜結束，分為午間的下酒菜，黃昏二三十道菜的正宴，以及深夜的夜宴三部分。

以上兩種宴席儀制繁瑣；舊時的一般宴席雖簡化些，但亦較複雜。席面講究各色立擺、乾果、鮮果、看果，隨後上迎客茶和各色茶點等。進入正餐後，冷菜排面多，熱菜也頗為考究，宴席依頭菜定名，後續菜品有大件、行件、燒烤、朝擺、甜品、點心、主食、飯後果子等，大小菜品道數可達數十。

秋假中的柏林新機場

飛機平穩地飛行在柏林的上空，一路向南。我總算鬆了一口氣，這是自一月份以來我們帶着小朋友第一次坐飛機，也是第一次我搭乘飛行時間一個半小時的飛機卻提前了三個小時到機場。

耳邊響起了空乘大姐的聲音：「親愛的乘客們你們好，非常感謝你們搭乘我們的航班，對你們的耐心等待我們表示由衷的感謝。我們都知道，最近能在新機場順利登機是多麼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乘客們哄笑起來，互相心領神會地笑了起來。後座傳來一個聲音說：「柏林新機場讓我們等了二十年，對於等待，我們已經習以為常了。」

「不幸的是，我們還有一位乘客沒能趕上航班。我們必須從眾多行李中取出他已託運的行李，所以又耽擱了一些時間。」空乘大姐繼續說，「所以再次感謝你們對我們的理解和耐心等待。如果你們對我们的工作有任何的建議，或者希望找個人說說話，以緩解機場值機安檢帶來的焦慮，請隨時與我們溝通。我們一直都在這裏。」

機艙內又響起了笑聲，之後還多了一些掌聲。

對於這一次的航班值機，我確實有滿滿的焦慮。此前，我已經從德國各大媒體和熱心群友們中了解到，柏林新機場值機櫃檯和安檢都排長隊，錯過登機時間誤機的情況時有發生。有群友說他就在長長的隊伍中，絕望地看着時間一分一秒過去，直到登機門關閉錯過了航班。

不久前是柏林公立學校秋假第一周，突然暴增的旅客人數是柏林新機場始料不及的。因為新冠肺炎疫情，一直處於財政虧損的柏林新機場和航



柏林漫言

余逾

空公司都不得已減少了地勤人員。然而壓抑了好幾個月沒有出去旅行的德國人，都抓住秋假的機會帶小朋友們出去散散心。於是，對旅客猛增的估計不足，導致了秋假第一周的各種延誤和混亂。

於是秋假第二周，各個航空公司已提前發出警告，要求旅客提前最少兩個小時到達機場，並且也會盡早提前三四個小時開通值機櫃檯，以緩解旅客集中辦理的壓力。一位朋友原本預定了漢莎航空從柏林飛法蘭克福的機票，結果收到提醒說，建議提前四個小時抵達機場。朋友一想，從柏林坐火車到法蘭克福市中心也就四個小時，便立刻取消了機票改坐火車。

各大媒體都報道了秋假第一周新機場的各種混亂，我們也對秋假第二周的出行有了心理準備。我們提前了三個小時抵達機場，預估了至少一個小時託運行李值機，再一個小時安檢。然而大大出乎我們意料的是，我們僅花了十分鐘值機，二十分鐘安檢。

安檢的大叔不慌不忙幫每一位客人把有液體的瓶瓶罐罐裝到一個小密封塑料袋裏，後面排隊的客人們看着實有點着急。後來我們安檢的時候還出了個小插曲，兩個小朋友帶的文具盒裏有兩把小剪刀忘了取出來。安檢大叔認真「教育」了一下兩個小朋友「下不為例」，竟然讓他們把剪刀帶走了。

我的心情有些複雜，一方面擔心這樣會不會是安全的漏洞，另一方面又覺得安檢大叔淡定和佛系的做法特別人性化。不管怎樣，飛機已在藍天白雲間飛行，疫情後的第一場旅行，開始了。



維港看雲

郭一鳴

「我感性地問一句：你真的喜歡當初選擇的這份工作嗎？」一名中四女同學的提問，引起一陣笑聲。台上講者仲量聯行香港資本市場部主管陳國章Oscar答：「我從工作中找到自己的樂趣並享受其中。」台下響起掌聲。這是上周五（十月二十九日）在九龍塘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菁青相惜」分享會上的一組對話，有三百名中三至中五的同學參加分享會，陳國章講述自己從一個全家五口擠住一百呎蝸居的窮小子，如何透過不斷努力和主動爭取機會，成就今天在職場上一片藍天。沒有PPT，只有一個真實的故事，一個小時全無冷場。

「菁青相惜」分享會的定位是「今日菁英與明日菁英的對話」，自二〇一三年以來，百仁基金已經走進全港一百多間學校舉辦了一百五十七場分享會。百仁基金創辦人兼主席李家傑今年九月在佛教聯合會轄下康山學校舉辦的分享會，發表「佛教與現代中國社會」的主題演講，與六十多位中小學及幼稚園校長、教師就中美關係、中國經濟最新發展以及香港教育等問題進行交流。此前李家傑曾到兩所中學與學生對話交流。百仁基金歷屆正副主席施榮忻、李文俊、陳稼晉、黃楚基、羅詠詩、廖宇軒、何芋諄、林智彬、柯家洋等，以及多名理事、各界菁英賢達共六十多人，先後到學校分享創業、奮鬥和成功的故事。

陳國章多次擔任分享會嘉賓，而我是第二次聽他講自己的故事，依然被感動。八九十年代並不遙遠，家窮但充滿希望，相信成功要靠自己努力奮鬥，會考重讀、A level只能讀副學士，求學階段兩次挫折沒有令他氣餒，終於憑一封信為自己爭取到升讀

年輕人愛聽好故事

港大的機會，畢業後面臨職場選擇，去某間大型航空公司做trainee月薪一萬八，還是去地產公司做月薪八千的職員，但可以發揮自己所學的房地產測量專業知識？「家人親友都希望我選擇薪優福利好的大航空公司，但我決定去地產公司，之所以做這樣的選擇，是因為如果去做trainee，我知道三年之後自己會做什麼，但是進地產公司三年後會怎樣，卻無法預測。」就是這個決定，令他有機會在測量界闖出一番事業。有位名人說過：「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陳國章在人生緊要處的幾步都走對了，對本文開頭那個女同學的「感性」提問，他的回答應該是由衷的。

在業界漸露頭角、在職場漸入佳境之後，某日偶遇以前的中學老師，陳國章立即遞上自己名片以證身份，老師回了一張名片，他現在是慈善團體一名義工，「那一刻我感覺很慚愧，為自己想炫耀感到非常慚愧。」陳國章在繁忙的工作之餘多次抽出時間到學校與學生真誠對話，分享自己的得失成敗和人生感悟，是不是受到老師那張名片的啟發？

當下大家都在檢討香港的教育問題，在「修例風波」中不少大中學生捲入其中，甚至成為罪犯，受到法律制裁，實在令人非常痛心。痛定思痛，現在特區政府教育當局在各學校推行國家安全教育，所謂亡羊補牢，猶為未晚，但如何汲取教訓令國安教育更加有效呢？那天在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的分享會上，學生對陳國章的故事聽得津津有味，除了前文提及的問題，還有另外三名同學提問，分別是：副學士學歷是否影響職場競爭力？未來最有前途的行業是什麼？你遇到挫折如何應對？我當時就在想，國安教育除了必要的教材和課程教學，如果能夠不拘一格邀請相關人士到學校與同學們交流，現身說法分享自己的國安故事，一定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德國教育家福祿貝爾（Friedrich Froebel）說，教育之道，唯愛與榜樣而已。香港一定不會缺少愛國愛港的榜樣和感人故事，缺少的是如何讓青少年有機會而且願意聽這些故事的辦法。順便一提，每一場「菁青相惜」分享會之後，百仁基金都向該學校捐贈三萬元，資助學校舉辦學生校外活動。



▲「菁青相惜」分享會上周五在九龍塘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舉行。作者供圖

知行墨境

「知行墨境——當代中國畫名家邀請展」現正於國家博物館舉行，展出三十八位中國畫名家代表作品近百件。

中新社



市井萬象



如是我見

承言

近日在某報紙上看到一位資深媒體人撰寫有關香港防疫政策的文章，其主要論調是香港不應當學習內地的防疫政策，而是轉向西方國家般採取「與病毒共存」，否則香港便沒有國際化的優勢。這實在令人嘆為觀止，以他的邏輯，像新加坡和英國等地每日新增數千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就是擁有了所謂「國際化的優勢」？

特區政府為了盡早爭取與內地通關，部分場所強制要求市民使用「安心出行」，以及將取消絕大部分豁免類別的檢疫優待等。有些人士和機構對此有所抱怨。然而，為了能夠滿足內地通關防疫的

詭辯

要求，這些最新的防疫措施又有什麼問題呢？相關措施其實並非是「收緊」，而是「修正」。

使用「安心出行」的目的是為了協助防疫部門追蹤到病毒源頭，從而保護市民的健康。「安心出行」推出近一年之後，當局需要通過強制的方式來要求市民使用，可見有些人毫無公民意識，素質堪憂。至於將取消絕大部分豁免類別的檢疫優待，也是一項非常有必要修正的措施。疫情發生以來，香港出現數宗確診個案或者社區「播疫」與豁免人員有關。

對於新的防疫措施，有些人士表示不理解，當中還有人主張放棄對內地的防疫政策，轉而學習西方有些地區採取的「與病毒共存」的政策，理由是藉此可以與國際社會互通。正如本文開頭講到那位媒體人的詭辯「一旦香港與內地實現無縫

接軌，但與國際社會徹底分隔」云云。

內地採取「零確診」的防疫措施，已經被證明是讓社會恢復正常以及保障人民安全的有效方式。相較之下，新加坡也好，英國也罷，「與病毒共存」造成的結果是大量確診病例的爆發，那些推崇「與病毒共存」的人士卻避談，有關政策反而令當地需要反反覆覆改變防疫措施，即確診個案暴增就收緊，確診個案下降就放鬆，結果導致社會成本增加，同時，大量的確診個案也不斷擠兌公共醫療資源。

退一步說，香港目前的情況也尚未達到新加坡和英國「與病毒共存」標準，上述兩地的疫苗接種率均超過八成以上，但香港現在的疫苗接種率仍未達七成。試問那些只識講「與病毒共存」的人士是否認真研究過有關問題？如果沒有的話就貿然大做文章，顯然是不科學、不負責的。